

“诗圣”故里

流淌中国人千古情愁

日前，在“诗圣”杜甫的故乡河南巩义，一场诗会在月色中开启。

“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”“小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”……现场一人吟一句带“月”字的诗歌，几轮下来，一名3岁左右的小男孩卡壳了，一脸委屈地扑进奶奶怀里。

类似场景，几乎每天都在这里上演。“不学诗，无以言”——对“诗圣”故里人来说，诗歌是课本里的庄重文化，也是茶余饭后的日常消遣，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

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时，BBC推出一部纪录片《杜甫：中国最伟大的诗人》，反响强烈。

“为什么杜甫至今仍然为人们所爱？”这部纪录片的撰稿人和主持人、历史学家迈克尔·伍德带领团队，试图通过重走1200多年前的“诗圣”之路，回答这个问题。黄河边的杜甫故里，是他寻访的重要一站。

黄河落天走东海，万里写入胸怀间。黄河，这条在中国地理版图上汹涌奔流5000多公里的大河，不仅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，也塑造了中国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。

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的雄浑苍凉；“半壁见海日，空中闻天鸡”的神奇幻想；“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”的江南写意；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”的襟怀抱负；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”的乐观旷达；“野哭千家闻战伐，夷歌数处起渔樵”的悲悯情怀；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”的爱情咏叹……黄河岸边，诞生了杜甫、白居易、刘禹锡、李商隐等诗坛巨匠，也留下了李白、王维、苏轼等一代代诗人的千古诗句。

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女士表示，她喜爱和研读古典诗词，并非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，而是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力量对生命的感召，中国古诗词蓄积了所有智慧、品格、襟抱和修养。

诗言志，歌咏言。杜甫目睹百姓的痛苦，直斥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；他深忧战争频仍、民不聊生，感叹“万国城头吹画角，此曲哀怨何时终”；他乱世流离，却为民生得安欢欣狂喜，“剑外忽传收蓟北，初闻涕泪满衣裳”；他忧国恤民，在自家茅屋为秋风所破、“长夜沾湿何由彻”之时，喊出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……

一位文学评论家这样评述：杜甫传世诗作有1400余首，他的诗构成了中国人最基本的美学眼光、人情感和文化记忆。

可以想见，寻访至此



位于河南巩义的杜甫故里



孩子们在进行诗会



孩子们在诗会上朗诵诗歌

的迈克尔·伍德，站在巩义笔架山下，脑海回放“诗圣”一首首不朽诗章时，感受的，是黄河滋养出来的一颗悲悯、炽热的心灵。这是属于人类的伟大遗产。

“通过诗歌，杜甫在构建这个国家的价值观方面比任何皇帝都做得更多。”迈克尔·伍德这样解读、赞誉杜甫，认为在西方文化中，没有一个可以和杜甫比肩的形象，杜甫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的道德情感。

走在巩义，杜甫的印记无处不在，这座小城有以杜甫命名的街道，游园里立着刻有杜甫诗句的诗柱，大家津津乐道的是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等诗圣诗句……

新华

“这块深埋地下的明代石碑，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，为讲好大运河故事再添亮点。”河北沧州兴济博物馆馆长顾维新说，如果不是这场大雨，我们很难知道，馆藏的一通古代断碑，是明朝皇帝“敕谕”之作，其背后是一段传为佳话的爱情故事。

今年7月31日，当地下了场大雨。雨后，村民张财源出门办事，刚好路过老邮局旧址，看到了被大雨冲出来的龙纹碑首。“去年改造步行街，拆掉了老邮局，现在正准备盖楼，地基挖了一层土。这里落差大，藏在地下的石碑就被大雨冲出来了。”张财源说。

沧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文物保护研究中心负责人郑志利介绍，这块龙纹碑首为汉白玉材质，雕刻着盘龙花样，额题篆书“敕谕”两个大字。碑首下方尚留小部分碑身，最左侧能清晰辨认出“弘”字，经鉴定距今500余年。

这让人们想起，2013年，河北沧县兴济镇建国街在修建排水管道时，工人在兴济镇老邮局旧址门前发现一块古代断碑。两年后，当地成立兴济古文化研究会，将此断碑及散落民间、年代久远的其他石碑一起收集保存。2019年，又将断碑运至兴济博物馆修复展示。

经专家比对，这块龙纹碑首与2013年兴济镇偶然出土的断碑基本吻合。二者宽度均为95厘米、厚度均为30厘米，且都为汉白玉材质，碑身文字皆为楷书，字号大小相同。断碑上刻有“治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”“中宫”“崇真宫”等字样，与龙纹碑首上的“弘”字正好前后连接，成为史书记载明孝宗为皇后张氏在家乡敕建崇真宫的有力证据。

兴济以“兴复王室，兼济天下”而得名，位于京杭大运河岸边，自古就是重镇要地。明孝宗皇后张氏是兴济人，数百年来，兴济以皇后故里闻名。

历史上，明孝宗是明代的中兴之主，他励精图治，开创了“弘治中兴”的局面。他还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“模范丈夫”，和皇后张氏非常恩爱，终身没有纳妃。

史料记载，明孝宗在位18年，独宠皇后，对皇后一家格外优厚。明嘉靖《河间府志》记述，明孝宗弘治十一年四月十二日，孝宗皇帝派司礼太监李荣、内官监太监李兴、河间府知府高铨到兴济督工敕建崇真宫。

“崇真宫的建造，在500多年前是一件盛事。”顾维新说，明弘治十一年四月，京杭大运河边正是柳绿花红的时节。兴济码头上，来自北京房山的汉白玉石材、河南汤阴的青砖和各地的木料经船载水运送到这里。由于崇真宫是皇帝下诏敕建、国库斥款建设，所以建筑工程浩大，各地能工巧匠汇聚于此。

崇真宫分前、中、后三大殿，《兴济县志书》称它“规模宏丽，冠绝一时”，成为运河岸边一座富有皇家气派的辉煌建筑。

“这块石碑再现了当年的历史场景，与史书的记载如出一辙。”郑志利称，8月27日，沧州市组织专家对断碑和龙纹碑首进行复合性修复，相隔7年，这块石碑终于展露出完整面目。

“这块龙纹碑为我们讲述着丰富的明代故事，是大运河沿岸发现的重要文物，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，对推进大运河文化研究和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具有积极意义，为进一步研究明代政治文化及风土人情提供了依据。”郑志利说。

大雨断碑爱情

——明代崇真宫龙纹碑的故事



位于河南巩义的杜甫故里

新华